吳越備史/卷2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吳越備史

◀上一卷

卷二

下一卷▶

武肅王下

（丁卯）四年春三月，敕升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王命文穆王伐溫州。夏四月戊午，克溫州，斬盧佶而還。王命都監使吳璋為溫州制置使。文穆王復討處州。是月，梁太祖受唐禪，大赦改元開平，奉唐帝為濟陰王，敕遣上金吾衛將軍石彥辭、刑部郎中薛昭序來宣諭。

初，梁室受禪，有勸王拒之。王笑曰：「古人有言：『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吾豈失為孫仲謀耶？」遂受之。

五月，處州盧約納款於我，王以為浙江安撫副使，命指揮使俞浩為處州制置使。是月，敕遣金吾衛大將軍安崇隱進封王為吳越王，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仍賜號啟聖匡運同德功臣。

初，節度判官羅隱勸王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王以隱不遇於唐，有怨心，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六月，敕遣中使來宣諭。秋七月，敕賜王管內刺史，並授官爵，仍賜母妻封邑。八月，敕授王兼淮南節度、揚州大都督、淮南四面招討制置使。九月，詔封衣錦軍神祠號崇福侯。是月，蜀帥王建稱帝，國號武成。冬十月，敕授文穆王金紫光祿大夫。十二月，淮人攻信州，刺史危仔昌來求救於我，王遣師援之。

（戊辰）開平二年春正月，敕改臨安縣為安國縣，廣義鄉為衣錦鄉。夏五月，淮南都將張顥殺其帥楊渥，而自立為留後。逾旬日，大將徐溫復殺顥，立楊渥弟隆演為帥。六月，制授王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增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秋八月，敕改杭州唐山縣為吳昌縣，臺州唐興縣為天臺縣。是月，又敕升杭、越等州為大都督府。王送宣州王茂章入京師（茂章更名景仁，避廟諱也）。九月，制授鎮東軍節度副使成及為保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副使余如故。未幾，淮人困圍我姑蘇，王命從弟鋸率兵討之。

（己巳）三年春正月，梁主遷都洛陽，祀南郊，大赦。二月朔，日有蝕之。敕選王子兩浙副使傳瑛為駙馬都尉。夏四月，制授王守太保，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是月，王命弟鏢、江海遊奕都虞候何逢、司馬福等率師圍姑蘇，內外夾攻，生擒淮將何朗、閻丘直等，凡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艘。陳璋、周本、呂師造等夜遁。五月甲寅，王親巡姑蘇。是月丁巳，明州刺史黃晟卒。

晟，明州鄞縣人也。初應募於望海鎮，鎮中立表以選其魁梧者。晟以矮陋不中選，乃隸鎮都虞侯林膺。而晟性強幹，膺甚愛之。後潛還本鄉，募眾據平嘉埭。時權知州事楊僎召署為平嘉浦將，有眾千餘人。初，（彭城）漢宏嘗以臺州賊婁文知明州事，文為楊僎所敗，其黨杜宗自寧海鎮率鄉民據奉化。晟自平嘉埭以所部兵擊之，執杜宗等不殺，盡驅之，使還臺州，獲其粟帛，悉屬於本道，遂為奉化鎮將、佽飛都知兵馬使。及余姚鎮將相嘉侵越州，董庶人禦之不利，而刺史鐘季文乃遣晟領兵攻相嘉，擒殺之。董庶人奏授晟左散騎常侍，充浙東道東西副指揮使。鐘季文卒，遂有本郡。晟頗尚禮士，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以為門賓。江東儒學多依之，悉加優待，仍築其居號曰措大營。及董庶人僭偽，晟亦移書諭之。及王師舉，晟亦率眾應之。在任十有八年，遺疏不請其子為嗣。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使，其忠順如此。

辛酉，王自姑蘇復如東府。辛巳，復巡明州，因城定海鎮，命子元球為明州制置使。信州危仔昌為其下應淮人而叛，遂奔於我，王以為淮南節度副使。六月壬寅，王發明州。敕遣刑部尚書姚洎、禮部員外郎羅袞授王吳越王冊禮。戊申，至自東府。

王之巡句章也，行次余姚丈亭鎮，舟湊巨石不能進。既而大雨震電，有二龍負王舷之下，鎮遏使翁元軻拽舟而進，二龍自舷而升焉，此其異常也。

秋閏八月，制授王守太尉，加實封二百戶。

制曰：「集非常之事，必有挺非常之才；建第一之功，必有居第一之位。朕膺圖受命，負扆開階，未嘗以真太尉之官，輕於擬議；大司馬之職，易於簡求。蓋由其爵尊任重，不有英佐，孰當異恩？啟聖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淮南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充淮南四面都統營田安撫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吳越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戶錢某，海嶽騰英，星雲誕秀，契君臣咸一之德，有文武兼備之才，宣慈惠和，忠正廉毅。敦詩悅禮，樹百行於藩籬；去暴除奸，敵萬人於帷幄。弼於興運，明乃嘉謨。頃屬淮夷不賓，王化自爾，益封吳會，兼鎮廣陵，追擒每盡於只輪，覆溺連收其巨艦。復聞奸宄，屢復巡討，謂天蓋高，若永可恃。爾又橫戈憤悱，獨力支梧，妙運神機，大殲戎醜。玄雲陣起，雄風驅下瀨之師；白露圍開，沴氣散常州之化。再安生聚，重復土疆，薛公之三刺咸明，漢主之一奇斯在。況早攀鱗翼，備見肺腸。同德同心，二紀密參於締構；惟忠惟孝，四方咸則於儀刑。苟非劇恩，何以加賞？是用鏤於彝鼎，冊以輅車，擬呂望之尊崇，正列侯之貴重。仍加真食，復寵兼官，式是奬酬，且旌忠列。於戲！進以正大，《易》所以經邦；慎厥終始，《書》用之居位。勉思遵守，克荷寵靈，服予訓辭，錫爾繁祉。可守太尉，加實封二百戶余，並如故。」

是月，敕置蘇州吳江縣、明州靜安縣（今定海縣是也），從王請也。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貳於我，遣其黨焚燒義和、臨平等鎮，王命弟鏢帥師討之。十一月乙酉，發運使羅隱卒。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科。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為《夏口詩》標於卷末，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托劉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為魯司寇，只為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鎮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余，日不暇給，今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乃請更之。其略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辭也。」及為《賀昭宗更名表》曰：「上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為第一。隱性不喜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城西府，命賓僚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

敵樓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為先見。一日，隱寢疾，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嗣。隱累官錢塘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勛郎中，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罷江常有二氣亙於江上，晝夜不滅。及隱洎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為文武秀氣焉。

（庚午）四年春二月，湖州高澧導淮將李簡、璋等入其境，都將盛師友、沈行瑜閉城不納，王遣子元璙濟師禦之，淮人挾澧而遁。

澧，高彥第三子也。初，彥夢一羽人持劍入臥內，彥驚問其故。羽人答曰：「來為君之子報數千冤耳。」其母自是而孕，不足月而生澧。年十三四，性即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殺戮，將吏侵晨入衙，必與妻子訣別而入。每登消暑樓眺望，則州城東西，水陸行人亦皆絕跡。澧，夜叉精也。嘗詣太常博士丘光庭，不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密言曰：「博士慎勿言，是驗之也。」又召鄉丁為衙軍，號儕要都，皆文其面，衣青衫白褲，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叉之狀。刀槍弓矢，常居左右。又令州人皆黥面，約三日當畢，過限則誅。澧則以畫面而傅之乾粉，州人既黥，澧乃洗去。晚年將敗，召郡吏議曰：「我欲盡殺百姓，可乎？」吏對曰：「百姓租賦所出，殺之無可取供給，願求他可殺者。」時親紀三丁軍三千餘人，會有言其怨嗟者，集於開元寺，紿曰：「將饗汝。」因閉三門之半而納之，入者旋殺迨半，在外者方覺，因奔逸縱火為亂。澧聞盛怒，閉城大索，戮之無遺。王以其凶虐滋甚，將伐之，由是而叛。先是，道場山僧如訥以高彥將死，與其訣別，退而謂其眾曰：「高公將殂，我亦當逝。何者？蓋有白面夜叉治此政矣，爾輩亦宜避之。」俄而澧代其父。白面者，蓋澧未黥面耳。澧至淮南，屢取倡姬入私室，殺而食之。時王將戮之，至是叛，遂為淮人所害。

三月癸巳，王巡吳興，命弟鏢為刺史。癸卯，至自吳興。夏五月，奏改西府富陽縣為富春縣，東府暨陽縣、處州松陽縣為長松縣。秋七月，詔原前監軍周廷誥已下二十五人。時有詔誅之。王以其自前朝將亂，求出避禍，並非（彭城）季述之黨，請以原之，遂有是命。

八月，始築捍海塘。王因江濤沖激，命強弩以射濤頭，遂定其基，復建候潮、通江等城門。

初定其基，而江濤晝夜沖激，沙岸板築不能就。王命強弩五百，以射濤頭，又親築胥山祠，仍為詩一章，函鑰置於海門。其略曰：「為報龍神並水府，錢塘借取築錢城。」既而潮頭遂趨西陵。王乃命運巨石，盛以竹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塹，通衢廣陌，亦由是而成焉。

冬十月戊寅，王親巡衣錦軍，制《還鄉歌》。

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暉。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勃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

丙戌，至自衣錦城，命湖州都將盛師友權婺州刺史，命斬湖州巡校將沈行思。一名行瑜。初，高澧將奔，而師友、行思同有閉城之功。王巡吳興，乃命師友從行，而其時行思尚羈於霅。行思亦頗有牧守之望，乃謂其同職陳璟曰：「盛君來，豈不珮印綬而歸耶？不然，我後安處，子為我裁之。」時璟已得密旨，俾遣行思歸國，乃紿之曰：「二人之功，本無優劣，然王情尚未可測，宜亟詣府城，面較功績，以決其可否。」行思來覲，王亦優待之。璟以送行思家屬至，行思始悟其事，深銜璟，遂懷怨望。王將及國城，行思與陳璟俱候於北郊，行思自取巨槌擊殺璟，奔王舟，以陳其前功，復言師友與璟毀間之狀。時師友方從，亟引之以相證。行思輒奪威槍，將刺師友，左右遂擒之。王曰：「吾早以汝強梁，故不欲任。始念汝閉城之功，將牧之他郡，而今所為若此，疇能容之！」乃命斬於龍丘山，許其家屬收葬，而師友遂有是命。

（辛未）五年春正月丙戌，日有蝕之。夏四月，制命王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一百戶。敕遣刑部侍郎李光嗣建王生祠於衣錦軍，敕翰林學士李琪為碑文（時從僚吏將校眾所請也）。五月朔，梁改元乾化。是月，築松江南北二城，鑲柵畢備，設險故也。秋七月，敕命淮南、兩浙幕府將吏五百人，並賜贊政安國功臣。九月，梁主如相州。冬十月，湖州刺史王弟鏢殺防戍指揮使潘良，懼譴，遂奔淮南。十一月，梁主還京。是冬，廣帥（彭城）隱殂，弟巖嗣。

（壬申）乾化二年夏閏五月朔，日有蝕之。梁主如洛。六月，梁主遇弒，郢王友珪僭位。秋七月，遣刑部尚書李皎尊王為尚父。八月己丑，城西陵。

（癸酉）三年春正月，友珪改元鳳歷，肆赦。二月，均王友貞舉兵誅友珪，遂即位於汴

京，更名頊，復稱乾化。敕遣供奉官楊彥賓來宣諭。三月，敕授王尚父冊禮。夏四月，制增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二百戶。淮將李濤率兵二萬，自千秋嶺寇我衣錦城，王命文穆王討之，生擒李濤等八千餘人。王又命子元璙帥水師攻東州，又獲賊將李師愈、姚延環等三千餘人而還。五月，淮將復寇衣錦軍，復命文穆王討之。六月，師克廣德縣，獲花虔、渦信及吏卒七千餘人而還。是月辛卯，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成及卒。

及字弘濟，錢塘縣人也。祖克評，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博士。及性淳厚，為鄉里所重。咸通中，戍戎間，捍山賊，逐齊寇，聲名遂振。及八都浸盛，復分十三都，以富春鎮為靜江都將。屬（彭城）漢宏作亂，與王同事攻討。漢宏平，北關鎮將彭城孟安謀亂，即席奮劍，將犯王。及舉胡床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為靖江鎮。光啟中，潤州薛朗叛，王命及討之。時常州刺史丁從寔具牛酒以犒我師，仍遺美女於諸將，及取而斬之，余悉不納，因克之。尋平潤州，王奏及授兵部尚書，充常州防禦使。潤州阮結卒，命及代之，累遷檢校司空，尋為蘇州刺吏。乾寧時，淮人圍姑蘇，常熟鎮將陸郢、巡檢郭用與其黨趙邯，以城應冠，邯手刃其母、妻、子以盟。城陷，及以禮見楊行密。行密閱及府庫私室，皆藥物圖書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為行軍司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托於錢塘，不幸城陷於叛，以至於此，豈宜復以本道符竹，援富貴於鄰境，不惟丞相不可，百口其謂我何？」乃引珮刀自刺，行密遽止之，因厚禮而歸焉。累署鎮海軍節度副使，奏授司徒，至太傅。天復中，王巡衣錦軍，命武勇都將士以治溝洫，軍中多怨言。及慮有變，亟請罷役，王不聽。俄而亂作，及護王駕回至北郭，王微服將入城，及乃代乘王車，行與賊鬥，王遂得入。王性嚴急，每有所檢發，必亟加斬決，或及至，王雖盛怒，必為之解，其寵遇皆此類也。累奏授贊正安國功臣、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贈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冬十月，敕加文穆王開國爵邑。是月乙酉，大同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子元瑛卒。

瑛，王子也。母吳越國莊穆夫人吳氏。原名傳鍇，後更名焉。性英敏，頗尚儒學，聚書千卷，善草隸，好施。時徐綰之叛，城中有錦工二百餘人，皆潤人也。瑛慮其為變，乃命曰：「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遂放出城而發懸門。王入城，聞其事，頗嘉之。尋為兩浙副大使。梁太祖拜為駙馬都尉，累授大同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公主未及降而薨，年三十六，敕贈太師。

十二月，王命子傳璙權蘇州刺史。

（甲戌）四年夏六月，制授文穆王開國侯食邑。秋七月，廣帥（彭城）巖遣供軍巡官陳用拙奉禮幣，請兄事於王，王納之。九月，命文穆王率兵攻常州無錫縣，獲將卒五百餘人而還。

（乙亥）貞明元年春正月朔，改元，大赦。是月，敕授文穆王以下官爵有差。甲午，王親巡衣錦軍。二月，敕遣給事中韋彖、金部郎中李發選王子傳　　為駙馬都尉。閏二月己亥，王至自衣錦軍。

（丙子）二年春正月，敕授浙東營田副使、常州刺史杜建徽為涇源節度使（王命建徽護送傳　　進京師，尚壽春公主，遂授此任）。秋七月，敕授王為諸道兵馬元帥。冬十二月，王命惠州防禦使弟鏵率官吏僧眾，詣明州貿阝縣阿育王寺，迎釋迦舍利塔，歸於府城，仍建浮圖於城南以致之。

（丁丑）三年春三月，敕授王子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北面水陸都指揮使兼北面行營招討、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湖州（湖州一作蘇州）刺史、大彭郡侯、食邑一千戶傳璟，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副使、土客諸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大彭郡侯、食邑一千戶傳球，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東面水陸安撫都指揮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溫州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戶傳遂，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西面安撫都指揮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睦州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戶元懿，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親從都指揮使、兼土客諸軍安撫副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竇州刺史傳■〈王瞿〉，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上右廳都指揮使、兼土客諸軍安撫副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明州刺史元球，贊正安國功臣、衣錦軍防遏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義州刺史傳琎，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衙內先鋒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峰州刺史傳珣，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上押衙、充安國衣錦軍親從副指揮使、兼兩直都虞侯、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守巒州刺史傳琰，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右押衙、充上直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傳琇等十一人，各授官秩階爵及遙郡有差。夏四月，詔諸道兵馬元帥府開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將軍府故事。是月，復以峰州刺史傳珣守檢校太保，余如故。冬十月，敕遣吏部尚書李燕、中書舍人韋說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是月，黃龍現於卞山之金井洞，命立瑞應宮。（一作祥應宮）

（戊寅）四年春三月朔，四星聚鬥。王置元帥府僚等官，敕授兩浙行軍司馬、秦州節度使、平章事馬綽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行軍余如故。夏四月，廣帥（彭城）巖僭稱大

漢皇帝，年號大有。

進士王翊之在南海，著《昭陽賦》一篇，序云：「皇章基構乾坤十有八歲矣，甲子春，始作茲殿。」計其甲子，則巖本年僭號。今據皮氏舊錄而書之，雲前年丁丑僭號，其誤明矣。

六月，西川王建殂，子衍嗣，改年乾德。是月，王命子元球權衢州刺吏，命鮑君福等率兵攻信州，斬淮將李師造，生擒偏將馮一（一作敏）等一千餘人，刺史周本僅以身免。秋八月，制授涇源節度使杜建徽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冬十二月，淮人圍虔州，將絕我貢路，刺史盧光稠來告，王命征兵援之，未及境而虔州拔矣。航海入貢，自此始也。

（己卯）五年春三月，敕文穆王伐淮南。夏四月，淮帥楊渭（又名隆演）僭稱大吳皇帝，年號武義。文穆王率師與淮人戰於狼山之江，大敗淮人，斬賊將百勝軍使彭彥章，生獲士卒七千餘人。制以湖州刺史、大彭縣開國子王子傳璟為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秋七月，我師復攻毗陵，因戰於無錫，指揮使何逢、吳建死之，遂班師。八月，淮人以狼山之敗，遣偽客省使歐陽汀來請通好（王納之，息民故也。自是休兵，民樂業二十餘年）。九月，朝廷以南海僭號，詔我師伐之。

制曰：「朕聞綱紀亂常，前王無赦；懲惡勸善，有國不私。苟罪惡以顯彰，在刑名而何逭？其有身當間關，寄受國恩，敢行不軌之心，具驗速辜之跡。頒行典憲，仍命誥誡。清海建武等軍節度使、嶺南東西道觀察處置供軍糧料市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持節都督廣州刺史、上柱國、南平王、食邑五千戶（彭城）巖，頃因乃父發跡本藩，尋賴其兄致身賓席，受先朝之拔擢，極上將之寵權，念其尊獎之誠，許維藩宣之任。巖乃自行軍之職，繼膺推轂之恩，秩進三師，位同四輔。自朕獲承大寶，累進崇資，一門無比，其超榮百世，豈儔其寵耀。而敢飛章不紀，希寵無厭，始求抑絕四鄰，後請封王南越。貪饕斯甚，逾僭孰偕！朕每含容，再申優渥，授之東鎮，加以南平。比罔思知足，益恣凶狂，妄稱漢室遺宗，欲繼尉佗醜跡，結連淮海，阻塞梯航，徒惑遠方，僭稱大號，在人情而共棄，豈天道以能容！宜命討除，用清逆亂。爾天下兵馬都元帥錢誌扶廟社，任總兵師，每興憤激之辭，願舉誅夷之令。是用俾予元老，平彼叛臣，先行奪爵之文，爰舉摧凶之典。其（彭城）巖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委指揮征討。於戲！將相重任，子孫殊榮，不能常守於藩修，而乃自幹於國典。指凶殘而必取，念染汙以將新，非我無始終之恩，蓋爾有滿盈之罪。幾百珍重，悉體朕懷。

王雖受命，而山川隔越，地方擾攘，尋以事寢。冬十一月丁亥，吳越國正德夫人吳氏薨。

夫人臨安縣人也。父仲忻，浙西觀察判官，累贈吏部尚書。初，王議婚吳氏，以王豁達大度，不事產業，將不許。而吳世父有知人之鑒，固促成之。及歸室，閨門整肅，孝敬如禮。正性嚴急，常怡顏以諫之。撫愛諸子，無分彼此之親，累封燕、晉二國，至吳越國正德夫人。夫人將遊奉國寺中，王乃命帛百匹，以備散施。夫人曰：「妾備嘗機杼之勞，遽以遊賞費之，非念人之道。」遂不受而罷，其仁慈節儉如此。薨年六十二歲，謚曰莊穆。有子十三人。

（庚辰）六年春二月，敕授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子傳璟以下，並起復雲麾將軍、上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余並如故。三月，王命元帥府判官皮光業使於邗溝。夏五月，淮南楊渭殂，弟溥嗣，偽謚渭為宣皇帝。秋七月，王以子睦州刺史傳懿為婺州刺史。

（辛巳）七年春三月，王從弟鎰至自淮南，王亦歸李濤以報之。鎰以天祐二年睦州之役為賊所執，李濤以乾化三年來冠我衣錦獲之，至是各歸焉。

夏五月朔，梁主祀郊，改元龍德。六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潭州楚王馬殷遣掌書記李峴、馬臣送女，歸於都知兵馬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王子傳琇。冬十月，制授文穆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使。自是賜王書詔不名。

（壬午）龍德二年春正月，敕授文穆王以下並起復，加爵邑有差。秋七月，王建天下元帥府於興國門之右。八月，兩浙行軍司馬、秦州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馬綽卒。

綽，余杭縣人也。性氣淳直，與王同事董昌。昌嘗使王閱部伍，亡其名籍，王因歷唱之，存亡健悴者，無所遺失。綽密謂王曰：「老氏忌前，駭此強記，必相惡。」乃以白籍紙數幅授王，若代軍籍者，由是頗德之。王因以從妹歸綽，綽尋隨董氏於越。及董僭號，綽棄家先奔於王，乃奏授諸城都指揮使。徐綰之亂，綽有發懸門之功，王尋命文穆王納綽女，是為恭穆夫人。綽累職鎮東軍節度副使、兩浙行軍司馬、睦州刺史，王奏授秦州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終年七十一。

是冬一日，王晝寢，夢青衣人捧簿書於前，告曰：「大王明年錢塘官滿。」及寤，頗惡之。明年天子乃命王封冊，中外皆如列國之儀，其兆明矣。

（癸未）三年春二月，敕遣兵部侍郎崔曄、（一作協）刑部員外郎夏侯昭冊封王為吳越國王，受封冊建國之儀，一如典禮。先一日，雨雪，王命李咸將卜他日，咸曰：「大王雙受封冊，惟天所相，雨雪必霽，則可以卜社稷之延永。」王從之。即夕星鬥明麗，翌日遂成其禮。

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丞相、客省等使。

四月，唐莊宗即位於魏州，大赦，改元同光。是月，梁亡（梁哀入洛陽，因都焉）。邗溝入賀京師，上書稱大吳國王。乾寧中，有耕者得傳國璽，以獻於王，王謂非人臣家所宜畜，至是獻焉。五月，敕遣宣諭使通事舍人吳韜走馬自淮甸至，賜王名馬、玉帶、香藥等。先是，梁室詔敕不名，至是依前不名，亦曰吳越國王焉。冬十月朔，日有蝕之。十二月，唐主遷都洛陽。

（甲申）同光二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二月癸卯，金吾衛大將軍、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明州刺史王子傳■〈王瞿〉卒。

■〈王瞿〉，王第八子也。母濟南郡夫人童氏。■〈王瞿〉性仁厚，明敏好學，治郡自得政體，累授鎮東軍親巡都指揮土客諸軍安撫使、光祿大夫、竇州刺史，奏授金吾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改明州刺史。年三十，惜哉！

秋七月，西川王衍稱大蜀皇帝，致書於京師。八月，王遣使入貢。冬十月，制授王依前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授文穆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兩浙節度使觀察留後。十一月，升蘇州為中吳軍，制授鎮東軍節度、檢校太保、兼中書令、大彭郡侯王子傳璙（一作元璙）充中吳軍節度使。

（乙酉）三年春二月，南海入賀京師，上書自稱大漢國王。夏四月朔，日有蝕之。秋八月，敕遣正議大夫、守尚書、上柱國、贊皇郡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李德休等持節備禮，賜黃金印玉冊及沿身禮物、衣冠、劍佩等。

冊曰：「維同光三年歲次乙酉八月辛酉朔二十七日丁亥，皇帝若曰：王者惠濟黎元，輯寧方夏，重名器，任股肱，忠而能力則禮崇，賞不失勞則人勸。所以啟周公之土宇，列漢祖之膏腴者，錄彼茂勛，置諸異數，登進賢哲，焜耀事功也。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

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潮海靈源，承天峻嶽，以英風彰德望，以勇氣贊忠貞。往因義舉之徒，盛推韜略；遂著襲封之績，高步藩維。挺魚鯤鳥鳳之姿，擁岸虎水龍之眾，居方面任將五十年，宣導休聲，攘除凶醜。摧堅奮銳，鄙許東固圉之謀；阜俗頒條，廣冀北安居之頌。環塹浙江之要，雲滋星紀之墟。悅禮敦詩，位崇元帥，前茅後勁，名重中權，守畫一之規，奉在三之節，信立靡移於風雨，義行曷倦於津塗，效琛則那顧險難，薦幣則常歸宰用，振英謨而端巖弼，鐘懿號而異列藩，可謂職貢不乏，梯航時至。翼戴天子，加之以恭也，載念尊獎，爰示徽章。今遣正議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德休，使副朝議郎、守起居郎、充史館修撰、賜緋魚袋聶玓，持節備禮，胙土苴茅，冊爾為吳越國王。於戲！地奄數圻，賦過千乘，墨守闔閭之境，軌圍勾踐之封。子弟量才，序進多分於棨戟；土疆漸海，方輸豈限於魚鹽。貴盛富強，雖古之封建諸侯，禮優夾輔，不加於此。慎厥始終，無以位期驕，無以欲敗度，欽承賜履，協予一人，汝嘉。」

時唐主將議恩命於王，顧群臣曰：「朕從黌堂，聞尚父之名，宜以優禮尊之。」命備冊禮，有司乃備竹冊銅印。唐主曰：「尚父元老不當待以人臣，況已封建乎！」乃賜玉冊金冊，仍以紅袍御服一副賜焉。九月，王師大舉伐蜀。冬十二月，蜀偽主王衍降。是月，制授土客諸軍都指揮、檢校太保、兼鎮海軍節度副使王子元求檢校太尉、兼侍中、充靜海軍節度使。是月，閩王王審知殂，子延翰嗣，自稱閩國主。

（丙戌）四年夏四月戊寅，王不康，如衣錦軍，命文穆王監國。是月，莊宗崩，明宗即位，大赦，改元天成。秋七月庚寅，王至自衣錦軍。八月朔，日有蝕之。九月，制加文穆王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又授中吳軍節度使王子元璙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冬十二月，制授靜海軍節度使王子元球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五百戶。是月，建州刺史王延稟殺其弟延翰，（一名輸）而立泉州刺史延均於福州。延稟，乃延均之庶兄也。同起兵攻殺延翰，延稟乃立延均於福州，而延稟歸建州矣。

是歲大水，蘇州尤甚，水中生米大如豆，民取食之。

（丁亥）天成二年春正月，唐主更名直。夏六月，楚武穆王馬殷建國。秋八月朔，日有蝕之。冬十月，唐主如汴。是月，淮南偽丞相東海徐溫卒，子知誥嗣。十一月，吳王楊溥稱帝。

（戊子）三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敕遣監門衛上將軍烏昭遇賜王湯藥國信等，閣門通

事李韜授文穆王鎮東兩軍節度使。夏六月以來大旱，有蝗蔽日而飛，晝為之黑，庭戶衣帳悉充塞之。王親祀於都會堂，是夕大風，蝗墮浙江而死。

都會堂，即白太傅居易之虛白堂基也。王重建之，號八會亭，江東羅隱為之記。以王平吳定越，講武計議，凡八會於此，故名之。後更名都會堂也。

秋七月巳已，忠獻王生。

（己丑）四年春二月，制授文穆王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增食邑實封，中吳軍節度使王子元璙增食邑五百戶，實封一百戶，靜海軍節度使王子元球兼中書令，余並如故。楚州升為順化軍，以明州刺史王子元珣為順化軍節度使。秋七月，臺州大水，請軍儲三十萬斛。八月己酉，今大元帥吳越國王王孫弘俶生。是月，明州余姚縣修舜井，獲古佛舍利數十粒，兼有珠玉奇玩，王命內衙指揮使徐仁綬、近侍閻丘稔往迎之，因建浮圖於城北，一如城南之制。九月，因樞密使安重誨兄弟用事於朝，嘗要求不克，乃矯制以王為太師致仕。仍賜烏昭遇自盡。

先是，烏昭遇之來使也，有供奉官韓玖承王子元球恩命至。玖性凶愎，因恃酒淩昭遇，由是有隙。王以其辱君命，止以常禮遣之。玖還京師，遂構昭遇於樞密重誨，重誨以昭遇失使臣之體，而亦嗛王。以要求不克，誣王不禮君命，遂同讒構，命王致仕，賜昭遇以自盡也。

王命文穆王奏雪其事，奏不得通，乃以絹書上之。天子始得聞焉，出安重誨為河東節度使。是歲，所在地震，居人有壞廬舍者。

（庚寅）五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改元。長興元年夏五月，制授文穆王以下食邑、實封。六月朔，日有蝕之。冬十一月，楚王馬殷殂，子希聲嗣。

（辛卯）長興二年春二月，敕遣監門衛上將軍張鐖、兵部郎中盧重賜王國信湯藥，起王致仕，復元帥、尚書令、國王如故，依前不名，仍示安重誨矯誣之罪。

敕略曰：「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錢，久列王公，恒輸愛戴，朕方禮加元老，恩遇遠方。安重誨掇緝瑕疵，遽行阻絕，使錢元瓘拜闕上章，傾懷請罪，言皆激切，事且憑虛。盡由爾介蕞之心，有誤我含容之德，情不可恕，罪不可逭。宜出為

河中節度。今已誅之，以雪其冤，故告。」

秋七月，有象入信安境王命兵士取之，圈而育焉。八月，建州王延稟子繼升、繼倫奔於我，蓋其父為延均之所害也。

初，審知薨，延翰嗣位，以延稟為建州，延均為泉州。延均不悅，而延稟亦憾於延翰，於是泉、建同啟兵攻福州，殺延翰，遂立延均於福州。延稟歸建州，將行，謂延均曰：「善紹先人基業，勿煩我老兄再至。」延均聞之含憾，至是將圖延稟，乃詐言已死，使軍吏迎取延稟。乃囚其子繼雄，仍執延稟入城。延均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延稟瞪詈之而就戮。其繼升、繼倫自是聞難而奔於王焉。

冬十一月朔，日有蝕之。

（壬辰）三年春二月，敕遣吏部侍郎盧詹、刑部郎中楊薰賜王國信湯藥等。三月己酉夜，大雪。庚戌，王薨於正寢，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朝廷聞訃，廢朝七日，哀悼不已。

詔曰：「天下兵馬大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錢，本朝元老，當代勛賢，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冊。贈典既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崇。宜令所司定謚曰武肅，詔工部侍郎楊凝式為碑文。」

夏四月庚午，奉靈輀殯於衣錦軍。應順元年甲午春正月壬午，敕葬王於安國縣衣錦鄉（即錦北鄉）茅山之原（即今臨安縣也）。王始在軍中，未嘗自安，每欲暫憩，必先整衣甲，備盥漱，而後寢焉。又以圓木小枕綴鈴，睡熟則欹，由是而寤，名曰警枕。又置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之。及撫鎮二國，殆及四紀，勤勞恭儉，始終一致。每夕必列侍女，各主一更，戒之曰：「外有報事，當振鈴聲以為警省。」凡有聞報，即時而遣。又常以彈丸於墻樓之外，以警宿直者，使其不寐，以應其事。又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大王來，我亦不啟。」王乃自便門而入。明日，召吏，厚賜之。稍暇則命諸子孫諷誦詩賦，或以所制詩什賜於丞相將吏以下，由是往往達旦。天復中，近侍李詠因監契丹驛中，有判官謂李詠曰：「武肅王常夜不睡。」詠詰其所知，答曰：「嘗聞五臺王子太師言，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訪其所聞，乃壬辰之後也。王少時，侗儻有大度，志氣雄傑，機謀沈遠，善用長槊大弩，又能書寫，甚得體要。有知人之鑒，及通圖緯之學，每處眾中，而形神有餘。純孝之道稟於天性，每春秋薦享，必嗚咽流涕。嘗曰：「今日貴盛，皆由積善所致，但恨祖母不能見耳。」嘗遊後庭層樓，皇妣春秋高，

不能上，王親負而登焉。天祐以後，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稱蜀，邗溝楊氏稱吳，南海彭城氏稱漢，長漢王氏稱閩，皆竊大號，或通姻戚，或達聘好，皆以龍衣玉冊洎書疏等，勸王自大，王嘗笑曰：「此兒輩自坐爐炭之上，而又置吾於上耶？吾以去偽平賊，承天子疇庸之命，至於封建車服之制，悉有所由，豈圖一時之利，乃隨波於爾輩也！」皆卻之不納，而諸國之主，無不咸以父兄事之。王加以自奉節儉，衣服衾被，皆用綢布，非公宴惟瓷磚漆器而已。恭穆夫人嘗以王寢帳隳裂，乃上青絹帳請易之。王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此帳雖故，猶可蔽風。」竟不易。後庭有鄭氏，其父嘗以罪當死，左右冀其獲宥，且言斯人有息女預侍，王命出其女而後斬之。顧左右曰：「刑者公柄，豈可以一婦而亂我法耶！」又嘗夕宴諸王子及諸孫，命鼓胡琴，未數曲，遽止之曰：「外聞當謂我不恤政事，為長夜之飲宴。」遂罷。王自開創以來，至於底定，而撫字將師洎行伍，莫不盡得其歡心。有勛將何逢歿於賊中，一日王見其所乘馬，悲泣不能止，左右莫不感激。

論曰：王挺命世之才，屬艱難之運，奮臂起義，所向披靡。以寡敵眾，黃巢不犯其封；仗順伐逆，漢宏至於授首。誅逐帥之薛朗，遂申屬郡之禮；平作偽之董昌，不違本朝之命。加以禦淮戎以耀威，奉梁室而示略，回江山之深險，致都邑之宏麗，七德克備，五福是臻。故八輔地圖，三授天冊，總四海之戎柄，為一人之父師，威名赫然，霸業隆矣。然後內敦恭儉，外正刑賞，安民和眾，保定功勛。文臺崛起於江東，玄德雄據於巴右，比之全德，固不足同年而語哉！